

完顏金行政地理

王 頤 著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二〇〇五年

完顏金行政地理

王 頤 著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二 〇〇 五年

完顏金行政地理

作 者	王 頌
出 版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號三樓
印 刷	廣州飛馬印刷廠
開 本	850×1168mm 1/32 開
印 張	9.75
字 數	3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62-450-012-6/D•47725
定 價	28.00 元

版權所有 盜印必究

作者簡解

王頤，原籍浙江寧波市，1952年9月生于上海市。1979年3月－1981年12月，師從韓儒林教授為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元史方向研究生；并于1982年12月獲碩士學位。1985年3月－1989年6月，師從譚其驤先生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歷史地理專業歷史政治地理方向研究生，并于1989年7月獲博士學位。1990年11月－1991年10月，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亨利－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為博士後研究員，學術指導和學術合作者為著名的漢學家陳學霖教授。回國后，轉在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為講師；1993年4月陞副教授，兼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2001年7月，調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工作，陞教授。著有《廟學典禮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黃河故道考辨》（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聖王肇業——韓日中交涉史考》（學林出版社，1998年）、《龍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鴛澤搏雲——中外關係史地研究》（南方出版社，2003年）、《豹現開紀——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及有關蒙元史、東北亞史、中西交通史、歷史地理等論文50餘篇。

導 言

由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教授主編的八冊《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刊本，1982—1987年），毫無疑問是本世紀歷史地理方面最爲偉大的學術成果之一。但是，却緣種種原因，非常遺憾：除東北地區以外，這套時間跨度達數千年的中國歷史地理圖組自問世以來，僅具圖幅而無說明文字。作爲在該作品中所占內容比例最大的政治地理、亦歷朝歷代的行政劃分部份，原本就是從事中國歷史地理課題研究之基礎。行政劃分，一般來說，不管哪個地區、不管哪個朝代，無論是賴以定局的經制、還是由此構建的單位，就整個時期而言，往往是一個有着深刻內在原因的複雜演變過程。但是，由于地圖這種表現形式的本身局限，在該作品中，既無法追述相關的自然、人文因素，而一個王朝也大多祇在一個斷限內較爲詳細。這些情況的存在，極大地限制了該學術成果的利用，特別是在必須提供令人信服證據的時候。《完顏金行政地理》一作，正是爲了在以上方面有所裨益、有所完善而進行寫作的。而在相應的對象上，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的相應部份，包括從第42幅至第58幅間關於大金國的諸圖。爲了幫助讀者的理解，更在以下將完顏氏金一朝的相關情況作一簡要的介紹。

完顏氏“大金國”肇于公元一一一五年，亡于公元一二三四年，享祚一百二十九載。前、后在位者，計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衛紹王、宣宗、哀宗、末帝十帝。它

的疆域，當其盛時，囊有今中國黑、吉、遼、京、津、冀、魯、豫諸省、市，朝鮮咸鏡北、兩江諸道，俄國哈巴羅夫斯克、遠東、薩哈林、猶太、阿穆爾諸州，以及中國內蒙、蘇、皖、陝、甘、寧、青，朝鮮咸鏡南、慈江、平安北等單位的各一部，總面積近四百萬方公里。它的行政，緣居民戶籍有異，分爲猛安謀克和普通州縣等二個體系；此二者，究其經制之源，無不可以上溯至耶律氏遼和趙氏宋。每個體系的建置層次均三，即路、猛安、謀克和路、州、縣。前者路有總管路、節度路和原治路、寄治路的區別，而後者州亦有節度、防禦、軍事（或作刺史）等機構等級的差別。盡管，從行政上說，三種州各爲并列的單位；然而，從軍事上說，與前代約略仿佛，刺史常常由節度使、府尹和留守兼領。如：《永樂大典》卷五二〇〇引《洪武太原府志》：“天會六年，太原府（武勇軍）領忻州、平定軍，汾州（汾陽軍）領石州，代州（震武軍）領寧化、火山軍，嵐州（鎮西軍）領憲州、保德、岢嵐軍”（頁5上）。

綜觀完顏氏一朝的行政劃分，大致可以分作四個時期。第一時期自壽昌二年至天會七年：這一時期，女真國家草創，制度闕如，地方機構和單位大都因襲舊朝；而猛安、謀克的單位合一推廣，府、州的機構品第精簡，皆爲“革新”之舉，足以稱道。第二時期自天會八年到天德三年：整個版圖分作南、北二部，統治中心偏在東北一隅。顯然，從大齊國到行臺尚書省，是爲女真王朝成功地“懷柔”征服領土政策的體現；除外，皇統間的大規模省併單位幾乎可說是建置沿革過程中的重要事件。第三時期自貞元元年至大安三年：本時期是大金國政治、同時也是行政相對穩定的時期，特別是較高級單位的佈局。盡管，在此期間有數量不少的縣或析或裁；但是，這大都起因于新域的開發和舊戶的增殖。第四時期自崇慶元年至天興三年：這一時期，外侮加劇，幅員日削，爲挽救危敗、激勵臣下，完顏氏在行政上往往採取的是

提高單位級別政策，諸如府、州和行省從邊陲至內地的普遍添置；當然，這些基本上是于管理少裨益、多弊端的臨時性苟且措施。至于猛安、謀克的地域遷徙，前、后貫穿四個時期。迄于末葉，據《金史》卷四四《兵志》，初“盡擁猛安謀克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總管府以統之”，后又“令其家盡入京師”（頁998）。

關於大金國政治地理的原始資料，首推《金史》〈地理志〉和《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次則《事林廣記》及當時文集、筆記如《滏水集》、《遺山集》、《歸潛志》、《汝南遺事》等。關於大金國政治地理的近時作品，路、行省之制見有譚其驤先生〈金代路制考〉、景愛先生〈金代行省考〉之考述，猛安謀克單位及治所方位則數三上次男先生《金代女真の研究》、張博泉先生《金史論叢》之推究。這些論文和著述，作為本課題的學術先導，不可否認對本書的竟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相關內容，或被作為完全的有益養份加以吸收、或被作為部份的錯誤觀點加以評鑒。無論是屬於基本採納的、還是屬於局部異議的，這兩者對於學術的發展意義相同。對於本書，實際上，沒有這些前輩、同行的摸索和啓迪，本書中任何在學術上的細小修正和別議都是不可能的。除外，正是通過對此課題的討論，還對有金一代的社會形態、文化影響以及經濟發展等方面，提供了間接窺測的角度。而其于認識後代之孛兒只吉氏大蒙古國經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個新朝的絕大部份建置單位和劃分層次，都能够在完顏氏滅亡前夕見到端倪。僅就這類聯想來說，不得不追憶傑出的元史研究工作者前田直典的著述。至于所涉前、後朝政治地理內容，將在相應作品中進行詳證。

目 錄

導言

沿革考一（收國元年—天眷二年）	（ 1 ）
沿革考二（天眷三年—大定二十六年）	（ 22 ）
沿革考三（大定二十七年—貞祐二年）	（ 42 ）
沿革考四（貞祐三年—天興三年，綜論）	（ 63 ）
建置錄一（大興府路、大同府路）	（ 84 ）
建置錄二（大定府路、臨潢府路）	（ 109 ）
建置錄三（會寧府路、咸平府路、遼陽府路）	（ 125 ）
建置錄四（益都府路、東平府路）	（ 146 ）
建置錄五（河間府路、大名府路、真定府路）	（ 162 ）
建置錄六（平陽府路、太原府路）	（ 182 ）
建置錄七（延安府路、慶陽府路、臨洮府路）	（ 205 ）
建置錄八（鳳翔府路、京兆府路）	（ 223 ）
建置錄九（開封府路一、二）	（ 242 ）
建置錄十（開封府路三，猛安謀克路）	（ 259 ）
紀年對照	（ 280 ）
地圖	（ 282 ）
後記	

沿革考 一

(收國元年—天眷二年)



《金史》卷二〈太祖紀〉：“收國元年正月，群臣奉上尊號，[完顏阿骨打]即皇帝位。上曰：遼以鑛鐵爲號，取其堅也。鑛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于是，國號大金”^①。新興大金國皇帝所居，據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太祖紀〉，蓋在“阿芝[州][川]、涑流河”^②。不過，確切地說：完顏氏朝廷所在，應該是“阿芝川”亦“鴨子河”與“涑流河”亦“來流水”間的“安出虎水”亦“按出虎水”上。這個地方，正是阿骨打所從出的完顏氏本部自其先世“獻祖綏可”以來的棲息地。《金史》卷一〈世紀〉：“獻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爲納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側矣”^③。其最高行政機構，則諸“勃極烈”所在的衙署。同書卷二〈太祖紀〉：收國元年七月，“以弟[完顏]吳乞買爲諱班勃極烈，國相撒改爲國論勃極烈，辭不失爲阿買勃極烈，弟斜也爲國論吳勃極烈”。九月，“以國論勃極烈撒改爲國論忽魯勃極烈，阿離合懣爲國論乙室勃極烈”^④。而其地方行政單位，則有自從耶律氏統治以來即已存在的“都部長”路。祇不過在各路的劃分上，較之當

年還是生女真節度時的格局，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罷了。

《金史》卷七〇〈完顏撒改傳〉：壽昌二年，“烏延部斜勒孛堇來謁，謂〔完顏〕撒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盈歌）會軍阿疎城下，此爲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潺蠡、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⑤。除這裏所見的潺蠡、星顯二路外，同一區域當時還存在過其它三個機構相同的單位。同書卷一〈世紀〉：壽昌二年，“太祖因致穆宗，教統門、耶悔、渾蠡、星顯四路及嶺東諸部，自今勿復稱都部長”^⑥。“都部長”或作“都勃極烈”、“都孛堇”，蓋完顏氏肇業伊始、建于地方諸路之世襲長官。而“勿復稱都部長”的含意，應當就是所涉各單位的裁撤。除外，《滿洲金石志》補遺、卷三王彥潛〈完顏婁室神道碑〉、〈完顏希尹神道碑〉：天慶三年，“〔完顏婁室〕代父（白答）爲〔雅撻濛路〕七水〔都〕部長”。四年，“太祖以祭禮會于移懶河（耶懶路）都部長〔完顏〕神土門家，因與其兄弟建伐遼之議”^⑦。《金史》卷七〇〈完顏撒改傳〉、〈完顏忠傳〉：天慶三年，“太祖稱都勃極烈，與〔完顏〕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按出虎路），太祖統之；來流水（來流路）人民，俾撒改統之”。天輔二年，“〔完顏鈞室〕功最，以其父（胡十門）所管七部爲曷蘇館〔路〕都孛堇”^⑧。

《金史》卷六五〈完顏幹帶傳〉、卷一二一〈完顏酬幹傳〉、卷七〇〈完顏忠傳〉、卷二〈太祖紀〉、卷四六〈食貨志〉：壽昌二年，“及二涅囊虎路、二蠡出路寇盜，〔完顏〕幹帶盡平之”。乾統四年，“〔完顏幹帶〕進師北琴海〔辟登〕〔登辟〕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天慶四年，“〔完顏酬幹〕從太祖伐遼，率濤溫路兵馬招撫三坦、石里很、跋苦水鰲古城邑，皆降之”。收國元年，“上禦遼主兵，〔完顏〕迪古乃與銀术可等守達魯古路”。天輔二年，“詔曰：匹里（水）路完顏术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謀克貧乏之民，昔嘗給以官糧，置之漁獵之地，今歷日已

久，不知登耗，可具數以聞”。六年，“又命耶律佛頂以兵護送諸降人于渾河路，以皇弟〔完顏〕昂監之，命從便以居”^⑨。這裏所見的各“都部長路”，并明確爲完顏氏政權開設單位。此外，尚有得見于征遼戰役記載、稍晚當亦保留的同種建置六處。同書卷七二〈完顏婁室傳〉、卷二〈太祖紀〉：天慶四年十二月，“太祖使〔完顏〕婁室招諭係遼女直，遂降移敦益海路大彎照撒等，敗遼兵于婆刺趕山，既而益改、捺末懶兩路皆降”。七年六月，“使〔完顏〕幹魯古、阿魯撫定幹忽、急賽兩路係遼籍女直，實不迭往完睹路執遼障鷹官〔耶律〕辭列”^⑩。

《金史》卷三〈太宗紀〉：天會二年五月，“婆速路猛安〔完顏〕僕盧古以贓罷，以謀克習泥烈代之”。三年九月，“保州路都字堇加谷撒曷有罪伏誅，以字堇徒單烏烈代之”^⑪。據所在方位和兩者此無彼有來看：這保州路正是婆速路的前身；其徙治和更號，則源于故城緣東鄰高麗國之交涉而他屬。同書卷一三五〈高麗傳〉：天輔元年，“太祖已破走遼主軍，〔加古〕撒喝復請濟師攻保州”。二年，“及加古撒喝、〔完顏〕阿實賚等攻保州，遼守將遁去，而高麗國兵已在城中”。四年，“咸州路都統司以兵分屯于保州、畢里圍（匹里）二城”。天會四年，“上使高伯淑等使高麗國，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中。敕曰：若一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⑫。鄭麟趾《高麗史》卷一五〈仁宗世家〉：天會四年，“聖旨：保州路城池許屬高麗國”^⑬。當然，以上天會二年所見之“婆速路”乃超前的稱呼。而“畢里圍城”，亦即匹里路之所治。除保州、亦婆速路外，略似的建置尚有曷蘇館路、亦寧州路。《金史》卷三〈太宗紀〉：天會二年十月，“命軍帥〔完顏〕闍母以甲士千人益合蘇館（曷蘇館）路〔都〕字堇阿實賚，以備高麗國”。七年十一月，“徙合蘇館〔路〕都統司、〔萬戶〕治寧州”^⑭。

《金史》卷七二〈完顏婁室傳〉、卷二〈太祖紀〉：收國元年

九月，“太祖取黃龍府，〔完顏〕婁室請曰：黃龍一都會，且僻遠，苟有變，則鄰郡相扇而起，請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諸路謀克，命婁室爲〔黃龍府路〕萬戶”。天輔五年二月，“遣〔完顏〕昱與宗雄分諸路猛安、謀克之民屯泰州，以婆盧火〔爲泰州路萬戶〕統之，賜耕牛五十”^⑮。又，同書卷七二〈完顏活女傳〉、〈完顏謀衍傳〉：天會八年，“〔完顏活女〕代爲黃龍府路萬戶”。皇統四年，“其（完顏謀衍）兄活女襲濟州路萬戶”^⑯。毫無疑問，以上所領多爲“徙戶”的黃龍府路、泰州路，盡皆寄治于同名府、州，而其稱呼并因寄治府、州稱呼更改而更改。稍晚，原“都部長路”亦被更設作“萬戶路”。同書〈地理志〉：“國初，置〔胡里改路〕萬戶”。“國初，置〔蒲與路〕萬戶”^⑰。所謂“易都部長爲萬戶”的“國初”，應該在“調民兵隸諸萬戶”的天會四年八月或略早。翌歲七月，據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一，屯駐于河北霸、洺、河東太原、絳等州、府境內，即見完顏憲里、婁室、胡沙虎、銀术可、撒離喝，蒲察石家奴，溫敦某等十餘個“女真萬戶”^⑱。這些純屬軍事單位的萬戶，極可能由相應行政單位的“萬戶路”徵抽丁壯組成。

倘以天會七年底爲限，大金國轄內“萬戶路”單位總計三十二：會寧府、泰州、黃龍府、咸州、遼陽府、寧州、懿州、臨潢府、大定府和來流、達魯古、核耶呆米、蒲與、濤溫、雅撻懶、胡里改、完睹、耶懶、登辟、恤品、潺蠡、合懶、二蠡出、二涅囊虎、急賽、幹忽、移敦益海、益改、捺末懶、渾河、婆速、匹里。《金史》卷三〈太宗紀〉：天會四年七月，“命大臯以所領渤海軍八猛安爲〔遼陽府路〕萬戶”。十年二月，“賑上京（臨潢府）路〔萬戶〕戍邊猛安民”。七月，“賑泰州路〔萬戶〕戍邊猛安謀克戶”^⑲。《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七：天會四年十月，“令〔漢〕〔咸〕州〔路〕萬戶韓慶和守真定〔府〕”^⑳。此乃前部份單位所見于記載者，而後部份單位所見于記載者，《金史》卷三

〈太宗紀〉、卷四〈熙宗紀〉：天會二年五月，“曷懶路軍帥完顏忽剌古等言：近以二舟往高麗國，彼以戰艦十四要擊之”。八年七月，“徙昏德公（趙佖）、重昏侯（趙桓）于鶻里改（胡里改）路”。皇統二年十二月，“上行獵于核耶呆米路”^①。原按出虎路之爲會寧府路，其演變方式應與曷蘇館路之爲寧州路仿佛。同書卷八四〈完顏昂傳〉：天德元年，“授〔完顏昂〕上京（會寧府）路移里閑幹魯渾河世襲猛安”^②。

註釋：

①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五年，頁 26。

② 北京，中華書局崔文印校證本，一九八六年，頁 14。

③ 頁 3。

④ 頁 27、28。

⑤ 頁 1613、1614。

⑥ 頁 14。

⑦ 長春，滿日文化協會刊本，一九三六年，頁 29 上、12 上。又，《金史》卷六六〈完顏胡十門傳〉，頁 1623：天輔六年，“太祖入燕京路（析津府），〔完顏〕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土門爲耶懶路都孛堇”。

⑧ 頁 1614、1562。

⑨ 頁 1546、2636。

⑩ 頁 1649、24。

⑪ 頁 50、53。

⑫ 頁 2884、2885。

⑬ 東京，國會刊行會刊本，明治四十一年，頁 226。

⑭ 頁 51、60。

⑮ 頁 1650、35。

⑯ 頁 1654。

- ⑰ 卷二四至二六，頁 549 至 666；後見同。
- ⑱ 頁 815。
- ⑲ 頁 55、64。
- ⑳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緒刊本，一九八七年，頁 429。
- ㉑ 頁 50、62、79。
- ㉒ 頁 1887。

二

《金史》卷七八〈韓企先傳〉：天會元年，“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二年，“移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平州〕〔南京平山府〕”。三年，“移〔中書省、樞密院〕置燕京（析津府），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于京師會寧府〕”^②。屬於“漢地”建置系統的單位，有主吏爲“都部署”、“都總管”之路，“尹”兼“留守”或“節度”之“府”，“節度”、“防禦”或“刺史”之“州”及“軍”、“縣”等。同書卷七一〈完顏幹魯傳〉、卷二〈太祖紀〉、卷一三三〈張覺傳〉、卷七八〈韓企先傳〉：天輔元年，“留完顏烏蠡知東京（遼陽府）留守事”。四年，“東京留守司乞本京官民質子增數番代，上不許”。天會元年，“詔曰：平山〔府〕一郡，〔本平州遼興軍〕節度使，今爲南京留守，恩亦厚矣；或言汝（張覺）等陰有異圖，非去危就安之計也”；“表署〔韓企先〕西京（大同府）留守”^③。《大金國志》卷三二錄〈立齊國劉豫冊文〉：天會八年七月，“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府〕尹、兼山西〔路〕兵馬都部署，上柱國高慶裔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世修子

禮，永貢虔誠”^②。

《金史》卷二〈太祖紀〉：天會元年二月，“宋使趙良嗣來，請加歲幣以代燕〔京析津府〕租稅，及議劃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并計議西京（大同府）等事”^③。未幾，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卷一九，大宋國先、後于當年四月、六月得析津一府，涿、易、順、檀、景、薊、蔚、應、朔、武十州^④。《宋會要輯稿》〈方域五〉：宣和五年，“改〔燕京析津府〕爲燕山府”；“以都市縣改廣寧縣”；“以新城縣改威城縣”；“以容城縣改安城縣”；“以漁陽縣改平虜縣”^⑤。《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宣和五年，“香河縣賜名清化縣”；“行唐縣賜名威塞縣”。六年，“建玉田縣爲經州”^⑥。《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宣和六年，“改〔朔州〕曰朔寧〔軍〕〔府〕”^⑦。明年，各單位可能除經州、安城縣照舊外，其餘恢復先前大遼國時規制。《金史》卷三〈太宗紀〉：天會三年，“〔完顏〕宗翰下〔朔寧府，仍更〕朔州”^⑧。《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卷二三〈尾箕燕分〉：天會三年，“復〔燕山府〕稱燕京〔析津府〕”^⑨。在完顏氏本境，除易平州作南京平山府外，同書卷二四〈尾箕燕分〉：“〔天會元年〕，升海州爲南海府”。《金史》〈地理志〉：“國初（收國元年），爲會寧州。〔天會元年〕，升爲會寧府”。“天會元年，升顯州爲廣寧府”。

《金史》卷四四〈兵志〉記：天會四年，“伐宋之役，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西、〔遼東〕（長春）八路民兵，隸諸萬戶”^⑩。《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一亦載：天會四年，“金人起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平州、遼西、〔遼東〕（長春）八路民兵，入自兩河（河北、河東）”^⑪。毫無疑問，以上“八路”名號乃是出自趙氏臣民之筆；按照完顏氏的劃分，應作：會寧府或遼東路、廣寧府或遼西路、臨潢府或上京路、大定府或中京路、遼陽府或東京路、大同府或西京路、

平山府或南京路、析津府或燕京路。其前身，即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二〈天祚帝紀〉保大三年“張穀曰：契丹天下八路”之“八路”^⑤；涵長春州或遼東路、顯州或遼西路、臨潢府或上京路、大定府或中京路、遼陽府或東京路、大同府或西京路、析津府或南京路、平州路。燕山、雲中并係大宋國皇帝所改，而後者根本不曾爲趙氏佔有過。《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宣和四年，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爲名；山後〔未復州、縣〕，別名雲中府路”^⑥。會寧府路，在其所治尚作會寧州時，恐怕當作黃龍府路而駐黃龍府。不久，平山府路即遭廢罷。《金史》〈地理志〉：天會四年，“復〔南京平山府〕爲平州”。

截至天會七年底止：會寧府路領會寧、黃龍二府，會平、寧江、靜、泰、春、賓、祥、益、威、勝、信、鳳、韓、通、安、肅、咸、同、榮、銀、祺二十一州。遼陽府路領遼陽、南海二府，嬪、銅、耀、鐵、辰、盧、桂、寧、復、蘇、淶、開、衍、岩、集、貴德、沈、廣、遼、雙、興二十一州。廣寧府路領廣寧一府，顯、間、歡、徽、成、川、乾、宜、遼西、海北、茂、錦、嚴、隰、來、遷、潤十七州。臨潢府路領臨潢一府，祖、慶、饒、懷、全、儀坤、烏、龍化、永、降聖、豪、渭、遂、懿十四州。大定府路領大定、興中二府，恩、松山、高、惠、武安、黔、安德、建、利、榆、潭、澤、北安十三州。析津府路領析津一府，涿、易、順、檀、景、薊、經、青、灤、平、營十一州。大同府路領大同一府，德、天德、雲內、東勝、寧邊、武、朔、應、蔚、可汗、儒、奉聖、歸化、桓、撫、弘十六州。各“府”、“州”大多爲遼末單位，只有少許新更或新析。《大金國志》卷四〇錄許亢宗〈奉使行程錄〉：天會二年，“新改石城縣爲清〔青〕州”^⑦。《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卷二三〈尾箕燕分〉：“〔天會元年〕，置桓州，治清塞縣”。《金史》〈地理志〉：天會二年，“築會平州，〔治會平縣〕”。此外，尚有見于趙彥衛《御

寨行程》之治在山東縣的顯州^③。

《永樂大典》卷五二〇〇引《洪武太原府志》：“天會六年，釐兩河（河北、河東）爲四路”^④。《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二將此項劃分繫于後一年：天會七年閏八月，“金以河間府爲河北東路，真定府爲河北西路，平陽府爲河東南路，太原府爲河東北路”^⑤。在此以前，似曾沿襲大宋國近制作中山府、真定府、河間府、太原府、平陽府、隆德府等六“路”。同書卷二二、卷五九：宣和七年三月，“奏請河北置四路總管〔安撫〕：中山府〔爲北路〕，真定府〔爲西路〕，河間府〔爲東路〕，大名府〔爲南路〕”。靖康元年十月，“〔北路太原府陷〕，朝廷分河東爲兩路經略〔安撫〕：隆德府爲東路，平陽府爲西路”^⑥。《金史》卷六六〈完顏合住傳〉：天會四年，“〔完顏合住〕從宗望伐宋，以功遷真定府路安撫使”^⑦。《大金弔伐錄》卷二錄〈兩路元帥府再與宋三省樞密院牒〉、〈兩路元帥府差官問罪書〉：天會四年三月，“近日有隆德府路〔安撫司〕戶曹田子儀、工曹何企來到，告稱大宋人馬入襲〔隆德府〕、拿了知府姚瑤”。八月，“宋兵數路屢來援太原府，足稔先發釁端，事不得已，殘損了太原府路生靈無數”^⑧。中山府路原管單位，在其首府未克前或曾領于廣寧府路。《金史》〈地理志〉：“按：金初《州郡志》：雄、安肅等六州、軍皆隸廣寧府”。

截至天會七年底止：河間府路領河間一府，南寧、保、南遂、徐、南安、莫、雄、霸、清、壽、深、冀十二州，信安、保定二軍。真定府路領真定一府，祁、定、南威、趙、邢、洺、相、磁、濬、衛、滑十一州。太原府路領太原一府，忻、代、嵐、憲、石、汾六州，平定、寧化、岢嵐、保德、火山五軍。平陽府路領平陽一府，南隰、慈、絳、蒲、解、孟、南懷、南澤、潞、沁、南遼十一州。各“府”、“州”大多爲宋末單位，只有少許新更或新析。《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二：天會七年，“去中